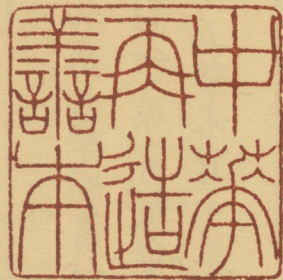


棠陰比事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一·五釐米寬十三·五釐米

棠陰比事序

開禧丁卯春僕

以饒之

餘于

劉越郡



孫

公起于武林人也留款竟日話次因及臬事謂凡
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脩短係焉
比他職掌尤當謹重近者番易尉胥爲人所殺昏
瞶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續執俞達以告證左皆具
亦旣承伏矣且謀連三彎結款無一異詞某獨不
能無疑躬造臺府請緩其事重賞榜廣耳目日
俾緝止囚夫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
四無辜於死地銜冤千古咎將誰執萬榮聞之瞿
然歎衽因歎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其議猶緩死
之象於中字而古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不可變
者公其有焉旣而東歸參選侍次建康狂帶屢省
斯事若有隱憂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
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
韻號曰棠陰比事凡與我同志者類能上體累代
歎恤之意下究諸公編削之心研精極慮不謂空
口則棠陰著明教棘林無夜哭曷勝多禮之幸是
以弗嫌於近名擬擬諸木以廣其傳處在重光協
洽閏月望日四明桂萬榮序

棠陰比事目錄

向相訪賊 錢推求奴 曹攄明婦 裴均釋夫

程顯詰翁 丙吉驗子 李崇還泰 黃霸叱奴

歐陽左手 惟濟右臂 沈括頹喉 南公塞鼻

程琳姓誦 強至油鼎 安吏馱宋 王素毒郭

彦超虛盜 道讓詐囚 孫甫春粟 許元焚舟

宗元守辜 魏濤證死 桑懌閉柵 蘇秦徇市

二城不靴 湯津獲縮 李傑買棺 重榮吐箭

蘇請術極 晉廢追服 子產心姦 莊遵燙哭

思兢詐客 佐史誣裴 李珪難豆 張舉猪灰

定牧認皮 滄州市脯 張受越詆 裴命急吐

王質母原 馬亮悉貨 允濟聽葱 彭城書菜

呂婦斷腕 包牛割舌 崔黥搜帑 振輅行穴

杜鵑毀像 次翁戮男 傅全鞭絲 李惠擊鹽

楊牧晉巫 薛向執賈 程戡仇門 仲游帥宇

符融木枕 傲吏滌履 宗裔卷袖 高防板布

江分衣裏 章辨朱墨 胡質集隣 高柔察色

蔣常規姬 思彥集兒 劉相隣證 韓參乳醫

袁滋鑿金 孫寶科散 程薄舊錢 王璩故隔

公綽破柙 元膺檢輦 柳寃瘖奴 王扣狂姬

李公驗釋 王臻辨葛 顧知子盜 孫料兄殺

鄭躬明誤 希亮救亡 商原詐服 竇阻免喪

薛翁互罪 符盜正走 蕭儼震牛 懷武用白

文成括書 鄧簡校券 孝肅杖吏 周相收錄

文階主名

宋文墨迹

陳議掇取

胡辛竊食

御史失狀

國淵求旆

偉冒范祚

凌敘鄧賢

次武各驅

憲之俱解

張昇覽井

蔡高宿海

劉淠焚死

高防劾病

王鏐匿名

至遠憶姓

希崇並付

齊賢兩易

王珣辨印

尹洙檢籍

孫登比彈

德裕模金

梁適重詛

袁豕惡淫

曹駿坐妻

孔議訾母

孫亮驗蜜

杜亞疑酒

傅隆誠絕

漢武明繼

戴爭異罰

徐詒緣例

刑曹駭財

左丞免謫

從事日首

乖崖累額

無名破豕

行成叱驢

王曾驗琬

司空省書

章臯劾財

趙和贖產

柳設榜牒

陳具飲饌

朱詰賊民

孔察代盜

崇龜認刀

司馬視靴

張鷟搜鞍

濟美鈎篋

承天議射

廷尉訊獬

棠陰比事目錄終

棠陰比事



向相訪賊錢推求奴

丞相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遂宿于門外夜半忽見有賊携一婦人并物踰墻者僧恐明日爲主人所執因亡去走荒草中誤墜簪井而踰墻婦人已爲人殺在其中旣而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服但云賊與刀留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戒公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投四僧云前主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店有嫗聞其府中來不知其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給云昨日已笞死於市嫗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嫗遂曰賊乃此村少年某甲也吏詢其處併臧捕獲凍水記開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女奴逃亡父母訴于州錄參嘗嘗富家或不獲遂劫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矣死於水或爲元謀或爲加功罪皆應死獄具若水獨疑留而不決州郡上下切怪之錄參誣若水受賂若水但笑謝而已旬餘詣州屏人語曰某留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送于州旣而知州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也於是富民父子皆得釋知州欲奏其功固解不願朝廷聞之驟加進羅全上

曹攄明婦非均釋夫

晉曹攄字顯老爲臨滎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

無少動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慰之密自裁親嘗乃以
証其婦婦不勝官司拷訊即日誣伏極初到疑其寃更
加辨究具得情實時補其明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骨蒸之疾云醫
者須得獵犬肉食之則愈謂其夫曰東隣有犬每來盜
物君可屠之夫乃依其言獻肉於妻妻食之餘乃留於
篋筒夫出命隣告之遂聞於公夫到官因述妻之所欲
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蹟夫於禍耳令劾之具得其情併
以外情者限付法其夫遂經

程頤 益公羽二丙士口驗子

程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日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有
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
疑相與詣縣請辨老父曰業醫遠出妻生子貧不能養
又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疑曰歲久矣
汝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於藥法無後某歸而知之使
以其無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
氏子年幾曰三十六又問尔父年幾曰七十六謂老父
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已謂之張三翁乎老父
驚駭服罪此聞之前輩

漢宣帝時陳留有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初娶紙一
女已適人再嫁復生一子數年而翁死前妻女欲奪財
物乃誣後母所生非其父之子却縣不能決聞於臺省
丙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且日中無影
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衣單衣而老人之子獨已變

及立於日中亦無影前妻遂受誣母之罪

李崇還泰黃霸朝叱奴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縣民荀泰者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禁數日忽遣獄吏報兒暴卒泰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歎而已遂以兒還泰奉伯伏罪

陳時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嫂皆懷妊長嫂胎傷弟婦生男輒奪以爲己子爭訟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娣嫂競取之長嫂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鬻乃叱長嫂曰汝貧家財豈得與寧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風俗通

歐陽左手惟濟右辟月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歐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祝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手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乃服是風文忠所撰志

政惟濟知絳州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問莫能辨公乃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上輕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罕引伏見本傳

沈括顛嶢南公塞首界

沈內翰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屬作叫子置喉中羸之能作人言子謂瘖者苦煩冤無以自明取叫子令顛之

作聲如況蟲子搵能辨其一大免或可伸

尚書李南公爲刑北提刑時有難行犯罪下獄案之下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以爲惠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蓋飯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而不通是以自服

程琳炷竈強至油幕

程宣徽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延燒兩宮臣若根治諸縫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復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久燥而焚出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至無死者見本傳炷竈行竈也淵圭坊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漬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又所赴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也稟相因既久得然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歲

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尔主守者遂傳輕英見行狀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之所致者此也

妾史醜宋玉素毒藥

范忠宣知河中府有知錄宋儋年曾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爲姦小知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驗其屍九竅流血因言真毒誠中公問鑿在帟袋袋上有中毒而此終帟即決非情實命不効之乃因容散實毒酒盞中而殺之蓋罪人及儋年不嗜醫而爲

客所併欲為他日翻異逃死計耳見范公言行錄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有姪玉素極姘艷正一夜須煎水
粥并玉素者之不可王素乃毒之良久覓婢并金銀器
不得錄奏物令長安萬年尉石良捕之石良主帥魏州
有策略請與舍人少年家奴三人布衫籠頭及縛衛士
四人問十日內河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
書道付舍人牧馬奴索驗之乃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
更無他語石良往彼處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開婢
與化士並在其中乃是化士其牧馬奴如職之季初斬于
東市

疾以超市盜道讓法囚

後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鄆師日有庫在州中或以限
銀二錠質錢十萬彥超知之使主庫者出榜虛稱波盜
失所質銀錠等物召人收捕不日限果有人來賄銀錠
之仗罪

後魏尚謙之字道讓為河陰令有人累瓦石作金以詐
市馬者因而逃去詔令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
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之私議者有人所
然曰無復憂矣遂執訊問悉獲其黨

孫市春粟許元焚舟

待制孫甫為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吏當員錢數百萬
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十粟春之可棄者十
幾一二又試之然吏計得弛繫負錢總數十萬而已
紘因薦之見曾鞏所撰志

待制許元初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被何鞠之數元一日命取新造船一隻焚之秤其釘鞠比所破纜十之一自是寔爲定額見魏泰東野筆錄

宗元守辜魏濟證死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罪由是知名鄭况云案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法無久近之異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魏朝奉知沂州水縣兩仇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昔子誦于監司正司怒有悲語濤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父罷歸騎及門而墜死隣證既明其誣遂詳見陳無已所撰志

桑澤閉冊蘇秦徇市

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三十人樞密院召王安巡檢桑澤按以賊名使捕之澤曰盜畏吾名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冊戒軍吏不得出其下數請自效皆不許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跡盜所常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留爲治飲食如事群盜澤三日復自携饌飲媪媪以爲真盜乃稍就與語因及群盜媪曰彼開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管不出漸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處澤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盜之實的小處切勿泄乃分軍士悉擒獲之觀本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之爭龍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以殉於市曰秦為知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決可得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出齊王囚而誅之出春秋後

任城示靴楊津獲綸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為乘馬行人授其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城中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於路被劫者遣此一靴得非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回妻家也即擁而撲之

周楊津字羅漢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綸三百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波訝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潛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束收示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矣是收捕并綸俱獲

李傑買棺重榮崇吐箭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孝者乃謂寡婦曰汝寡居唯一子今罪至死得無悔乎婦曰不順之子寧復惜之條曰審如是可買棺來取屍因使人覘之乃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尚莫其悔而寡婦堅執如初道士在門外密令攜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窺兒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婦却以棺盛之

後晉安重榮鎮旧州有夫妻共訴其子不孝公乃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話叱仗劍

遂之重藥問之乃繼母也因吐目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

蘇州請附柩賈公發追服

蘇棠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附于父塚當死棠獨曰子盜母柩納于父墓豈可與發冢取財者比請之得減死

侍讀曾黯判流內銓特益州推官兼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既除服且求喪期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二十借非匪喪是豈爲孝卒使坐齋田里王珪撰志

子產知姦莊溥疑四

鄭子產問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昔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愛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人已死而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出獨異志

莊溥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內一閭天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去遭火燒死溥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窠於屍首吏乃破屋繞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姦人共殺其夫也即案其罪

恩兢詐客仕史誣裴

唐則天時或告駙馬崔宣誣反楊州史張行發案之告者先誘宣妻藏之乃云妾將發其謀而宣殺之行發案而無狀則天怒令重劾終無實則天曰不獲妾何以自雪行發乃逼宣家訪妻宣再從弟恩兢多致絨帛募之

略無所聞而宣家每議事則獄中告者須知思兢疑宣家有同謀者乃以口須奪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伺於臺側有館客素爲宣所信任乃至臺賂門吏以通告者思兢因罵曰若陷崔宣必殺汝矣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始得免

唐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製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差能事人効之曰張楚金可及効之仍如前款楚金等憲仰臥向窻日影透窻向日視之其字乃是補葺而作因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字解散琛即扣頭伏罪奉功斬之

李珪雞豆張舉猪交

宋傅李珪爲山陰令有豕雞者李珪門雞早何食一云豆一云粟穀雞破嗉有豆焉遂罰言粟者

吳張舉爲句章之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大家疑之詣官并妻至拒而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

定救劫心皮滄州市脯

北齊彭城王浟爲定州刺史有一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敝乃詐爲上府市皮倍酬其直反至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又爲滄州刺史口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會一人爲伴被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

澈乃命左右及府寮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失王冕而識之推獲盜者

張受越訴裴命急吐

唐張允濟爲武陽令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隣邑元武縣有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間孳生十餘牛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決其人乃越界訴於允濟允濟曰尔自有令可至此也其人垂泣不肯去具言所以允濟道令左右縛牛王布衫蒙頭將詣其妻家村中捕盜牛戒悉問此村牛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乃曰此是女婿家牛允濟令發其蒙謂曰此即女婿當以牛歸之

唐裴子雲爲衛州新鄉令部人王恭心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李云牸牛二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牸恭訴之子雲送恭于獄令收追盜牛考李璉璉至子雲叱之曰賊引汝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取立南牆下命璉急吐故云三十頭牛慙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遣去恭布衫即令盡還牛却以五頭酬璉辛苦

王質只母原馬亮采心貨

王質待制知廬州有盜殺其黨并其質而遁邏者得之質抵之死轉運使楊告駁之曰盜殺其徒者死當原質云殺其徒而自首者當原今殺人而取其質非自首而捕得之原死豈以意乎數上疏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

尚書馬亮知澤州屬縣有亡命卒劉攻爲鄉村患或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曰能爲民除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悉償之

鄭克訢曰按劉攻之人於法許捕若非名捕者輒以謀殺之則慮有誣枉法所不許也能奏聽裁尤爲得體云

允濟聽葱彭城書菜

張允濟爲武陽令道逢老母種葱結店守之因告曰不須守若遇盜當來訴老母如戒居一宿而大葱毋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左右居人使之一一聽其手乃得盜者北齊彭城王暕爲滄州刺史有老母種菜數被盜者派使人密往書其葉明日市中認之乃獲賊

呂公綽斷曉包牛割舌

呂公綽嘗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之盜夜入舍牀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盜韓元者具姦狀伏誅包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令歸覓其牛而鬻之繼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伏見本傳

山住黠瘦帑張輟行

唐崔黠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緝依佛教爲傭誠假託公修幻誘鬻俗積財萬計公初劄釋其事露乃投牒請脫歸俗公問曰你教化三年所得幾

何曰旋得旋用不計其數公曰貧自造故幾可曰三千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汝有隱欺乃彼其積蓄有妻孝滿室遂効其孺矣之咎並以財物施之貧下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寺有一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佛能言士眾雲集施利填委縣申州府時高祖鎮鄴莫測其生命禱將尚謙持香未供且驗其事有三傳張輅請與情行詰其妖狀乃率人問寺盡遣僧赴道場輅與潛開僧房見有穴道及入穴行至鐵佛坐下曰於坐身中厲聲壓數僧過使令擒魁首數人上聞就執戮之因以輅為長河縣主簿

杜鎬毀像次公初戮田方

杜鎬侍郎之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像為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鎬幼輒曰僧道之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用此為出

黃霸字次翁漢宣時為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喪一婦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桀苟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若夫黃霸戮三男三尊殺假子孟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取鷹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傅令鞭絲木子惠擊手隨

宋傅季珪為山陰令有賣糖膏餅者爭一絲團訴于縣乃令掛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後魏李惠仕為雍州刺史有負益負薪者爭一羊皮各

言藉背之物惠謂州史曰此皮可拷知主群下嘿然惠因令置皮於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益脅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辜

楊牧公曰巫薛向執贖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實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是弟爲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陽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糞各自款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僞從外來詣慶實曰某住在北州有一人夜過寄宿云是流兵背役人解思安欲送之官苦求見免至謂有兄慶實見住揚州君晚於閔爲往告報須重相測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慶實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即自引伏數日間思安亦爲人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等出

此史本傳

樞密薛向初爲京兆尹曾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出銀一函書其上曰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決瀉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

呂大昕所撰志

程戡仇門仲游帥字

程戡宣徽知慶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詣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言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訪之仇不能目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置之于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見本

謀王珣所撰志

畢仲游爲河東提刑丞相韓琦出鎮太原其家奴胡音自陳有卒割劫衣服於黃堂之側公怒以付吏將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尠薄而剽掠於大師故相之宇下似非人情易吏案治其誣乃辨

符猷沐枕獄吏滌履

前秦符猷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還宿妻家是夜妻爲人所殺妻曰疑豈殺之猷引問曰女初無怪与卜問否豐曰夜夢乘馬入一水而北自此西而西見兩日在水中也又馬左向深窅者云爰獄遠二津一枕既至妻具休夜投枕憶寤者言遂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猷曰在易坎爲水爲北南爲馬爲南馬北渡從北而南從坎之南三文同變离爲中女坎爲中男馬左向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二具馮昌殺之乎遂捕昌詰之昌具服與其妻通期以新沐枕爲驗悞中婦人

江南大理寺鞠殺人獄本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宿而思曰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僧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即白長官搢之訊問未有蒸狀忽見履上有墨汗因問其由云爲墨所踐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僧色動逆睹之即見血痕以此効之僧乃服見吳郡理秘閣開談

宗齋卷紬高防校布

土蜀時許宗齋六初州有於燈下識認暴客迨曉告吏捕之所收賊惟絲紬紬失主言是本物其賊不禁批

掠遂誣服因而送州宗裔引憲因言其物乃是家有
與失主互爭即叩取兩家繚絲車又問紬紉卷時各用
何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即開示之見杏核仍
以絲約安於車輒量其車卜大亦是囚家物被劫主受
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周世宗時高防知蔡州部民王義爲賊所劫捕得五人
繫獄窮治賊狀已具將以極刑防復取賊鬮之召義問
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疎密
不同囚乃誦冤問何故服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
數日獲本賊而五人乃免防歸本朝終於左丞見本傳

六八分表裏章辨朱墨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隣人田給之曰我爲若稅
免若役隣人喜刻其稅歸之名於公上踰二十年且爲
爲券以茶葉紙類遠年者訟之千貳縣令江某郎中取
紙積沖之曰若遠年紙裏紫色白今表裏如一爲也訊
之果伏見李泰伯主簿所集詩

侍御章頰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爲僞契
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逕使委頓驗治頰曰券墨淳朱上
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
于轉運更命知益州華陽縣善夢松雷案亦無所異黃
用此召爲監察御史頰乃坐不即具獄降夔州監酒見

傳頰必景范二年使虜而卒于道

胡貽良集降直采察色一

魏志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

賊未得貨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隣居少年有李若者凡質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首伏罪魏護軍營士齊禮出不還營以爲沒身其妻盈氏詣廷尉訴高柔曰尔夫不與人文財乎乃曰嘗出錢與同巷焦子文因追察之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伏殺禮之罪

蔣常規 姬思彥集兒

唐板橋店主張淑妻歸 有王衛場正等投店宿五更早發覺有人以王衛刀之逃其刀乃入鞘中正等不之覺至明店人趣正等按刀血甚狼藉收訊之遂自誣伏上疑之差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彥之十五以上既集爲人數不足且放去止留一姬日晚放出令典獄者密覘之云有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尔如是三日 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換出與姬語者問之具伏乃是與淑妻有姦而殺之

唐韓思彥俊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行訊掠已伏思彥疑之晨集童兒凡數百暮乃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之卽物色其人而訊之於是果獲真盜

劉相隣 誰韓參乳駝西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隣人田莫能得隣人老而手幼乃僞爲券及隣人死卽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流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爲驗沆曰若西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爲券時嘗問隣乎其人

固多在可取爲證尹不能對遂伏罪按賣田問隣成秀
會隣古法也近年自司句取小快遂改此法未之恩數
參政韓億知汴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
其子爲異姓以專其資嫂堅訴于官甲輒賂吏使掠
之意視舊慣但未曾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
醫示之衆乃無詞其寃遂白

交滋籍人並孫寶實仲散

唐李沂公鎮鳳翔屬邑有編氓因藉田得馬蹄金一笄
里民送於縣治沿牒特置府庭邑宰恐公藏失守使貯
於私庫信宿視之乃土塊也以狀聞於府議者僉疑茲
人換之遂遣掾就案其事宰莫能明即以易金誣服窮
其所藏之所或云糞土或云水中以索上問沂公多甚

俄而有寔語及斯事坐客咸驚時表相國茲亦在幕中
獨俛首無語沂公詰之滋曰某疑此事有枉沂公乃俾
移其獄於郡命表治之表令闕奚聞得土二百五十餘
塊送於列縣索金鎔成土塊狀始反其半已有三百斤
詢其初負之人乃二農夫以巨竹昇之計其總數非一
人以竹可舉度其在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群情
大豁邑宰復伸見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鐵散者今之鑲斷也於都市與

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甘認填五十枚賣者堅

三百枚爭至太守之前引問無以證明公令別買一枚

秤之乃都碎碎者紐折分兩賣者乃伏虛誣之罪

程薄崔口錢王曉故簡

程察院初爲京兆府鄠縣簿民有伯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之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穎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尔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年則備下此錢乃尔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伏伊川所撰行狀

寺丞王琰嘗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橐中得故簡而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首爲即引伏于其所撰志

公幼解破極元雁自擒擧

柳氏教訓云柳公諱爲襄陽節度行歲餘竟尤甚有齋衰者哭且獻狀曰迂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所

過公諱即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寶以稻米蓋葬於十數歲不應併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去詐耳

唐呂元膺字景六鎮岳陽日因出遊賞見有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省此汰幾黨爲詐也因令左右搜索之棺中皆兵刃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我者不疑耳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已期集於彼岸併擒以付法

柳寬齋百奴王扣任樞

柳渾爲江西觀察使判官德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罪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寬於觀

察度魏少游趣許其僧僧乃首伏見本傳

大卿王罕知潭州時有狂嫗數數知州許事言無倫理

從騎多屏逐之罕乃令引歸驅車叩階徐問姬雖言語
離亂然時有可采者乃其始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
夫死爲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罕爲直其事盡以
家貨與之見凍水記聞

李季公驗櫻王王臻辨菑芻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
狼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而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
樟柳以葉全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層上以
火耐之則如楷傷水洗不下日毆傷皆血聚則硬而腐
者不然耳聞之士云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充食野葛而後鬪即
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耶吏曰傷無甚也
繫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寃

與先子汝血孫料兄殺

郎知歐陽穎知敏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
勿捕偶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
其境而自誣又取其所盜物乃信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
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
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資乎訊之果然觀莊

鄭躬明誤希亮救亡

後漢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
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訊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待
務章宣詔誤言兩誤重向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

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惡詔殺人何謂罰之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囚與章同縣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曰法天刑不可委曲生帝稱善遷躬廷尉正出躬本傳鄭克曰按深文峻法務為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未流決至於此尔傳稱躬之典理官也決獄斷刑依於於怨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人石付中郎將者一十餘人侍御史正監于者甚眾積善之慶不其盛歟

陳希亮大唱為開封府司錄時有青州男子趙宇上言元昊決反坐青蓋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果反宇自訟而所部不受亡至京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故去法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有司即其言驗不當加責由是得詳月本傳

商原許服靈貝阻免喪

晉商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練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商曰原此官當以二親生存而穢言死設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終沒此特誕妄之過遂免死

唐實初為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許北特醉暴其父父救不止志赴井死父當兄弟重許眾請候免喪參曰父由于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出唐書本傳鄭克曰按唐制縣令許決死罪參為尉時始攝行參

事勢北軍之衆屯於奉先謂爲其父持喪以緩其刑蓋欲啓中宮以倖免耳家駭正其說而亟決之乃爲此也

薛綰互爭符盜並走
漢時有人持練入市遇雨以練披覆後一人至求庇
因與一頭雨霽當別輒互爭練太守薛宣令各練各與
一半使窮吏追聽之一云貢君之恩醴尉一稱究不已
宣知其狀追問乃伏出風俗通

冀州有老母遇劫唱盜行人爲母逐擒之盜反誣行人
爭李都符輒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等
正色謂役至者曰汝真盜也其意以爲盜若善走決不
爲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之人

蕭儼震牛懷武用狗

南齊昇元格盜及三緝者死吉之蒙民暴父失爰直移
十千指隣爲盜不勝楚掠隣自誣伏誥其贓物即云散
高於市無從追尤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史以聞先主
命食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竹雪冤枉到郡之日
晴天忽雨蜀舉失主一牛泊剖腹而得所失物蓋敬而
猶未消漬出前文寶南唐近事

王蜀時有蕭懷武者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有
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醫
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偈語公私動
靜即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
役人不可保數郭崇誦入蜀乃族誅之是使察姦慝而
反爲姦慝者也見法苑珠林

文成括書郎簡校券

唐張鷟河陽尉有呂元僞作倉督馮悅書盜羅倉粟悅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元曰非去括即是元牒先決五十又括詐馮悅書心二字以問之乃曰是及去括即詐書也元於是服罪

侍郎簡知賓州有涿吏死子幼督壻爲券取其田後子長翼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尔姊翁書耶曰然又取爲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裴肅杖吏因相收掾

包拯知開封日有犯徒者吏受賦與之約曰今見汝須使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既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脅訶之曰但受脊杖去拯謂其招權悍吏杖之持寬囚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折吏惑不知乃爲所賣也見說括筆談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召陵侯相廷掾擘紆嚴明欲損其威乃畏取道旁死人斷手足立于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縞芒乃盜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笑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廷掾掾訊之具服

方偕字名宋文思亦

方偕大知爲御史臺推直官日豈州逃卒與富民有仇

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馳神獄久不決詔階就鞠之階
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老驗尚多無恙其事遂白見
天聖各臣傳

宋元嘉二十二年孔先與徐湛之許耀謝綜范曄言
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收綜等並款服唯曄
不首頻詔窮治乃言熙光苟誣引臣文帝令以曄所造
及改定符檄墨迹示之乃服罪出南史范泰傳

陳議捍巧劫爭竊食

陳泰占王名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
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為棄巾奉古議
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盜當得捍言而死乃以闕
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為剽奪生事法非
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胡向少卿初為袁州司理有人竊食而上老擊殺之即
論以死句爭之三法當杖即將不聽至請于朝乃如向
議見大方撰志鄭克曰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

之盜也擊之者求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常人相
毆異矣文登時擊殺罪不至死可也然須擊者本無殺意
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
於殺法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槩科斷盡心
君子亦宜察焉

海史失狀國淵求戕

唐李靖為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
案之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皆行行效驛伴云坐

告狀驚懼異常乃祈告事者別疏一狀驗之乃與元狀不同即遷以聞高祖之驚生事者反伏誅失御史名魏國淵字子尼為魏郡太守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勅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與受就師求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幾比方其書有似誹謗者取問伏罪

偉冒名范作史文徵鄧取耳

劉政侍讀判承與軍時大姓范偉冒武功令祚為祖乃穿祚墓以已祖母前之規避徭役者五十年數犯法至從流輒以贖免及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誰何敞按其事獄未具而召由是辭屢變證遂數下之獄連年不決詔取付御史臺驗治卒如敞所發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說必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凡於杖中往往以此授生徒韓瑋司封通判虔州日民有偽作寃狀悲憤叫呼似若可信者瑋偶攝部究其風俗考其枉直其下莫之能欺辯伏者皆自以為不寃瑋乃魏公琦之兄也終於兩浙轉運使

次武各驅憲之俱解

周千仰文字次武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突牛後得一牛匹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携口于安固少年聽察可今決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及放所得一牛遂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

氏嗟憫杜氏自若杜即伏罪

南梁顧憲之嘗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俱認之不能制令乃令解牛仕其所之牛歸本主所居盜者始伏其罪出南史顧凱之傳憲之其孫也

張昇規井蔡宗高宿海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屬吏集隣里就驗是夫也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能辨而婦人獨知其爲夫何耶收付所司訊問乃姦人殺之而婦人與昇其謀也沈氏筆談

蔡高爲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一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難之曰海有風波彼知果爲仇听沒若不得死於法不可理高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期十日不得死則爲媪受捕賊之責无宿海上十日朔浮二尸到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鞫之而服法高乃襄之其事九國公所撰志

劉劉混林文房高防効之內

劉待制初知耀州富平縣有盜掠人子女者既擒獲輒詠死伺間即逸去再捕得復然混令焚之見本傳

鄭克評曰埋而使人守之足矣雖不焚可也

蔣初事周爲刑部郎中宿此有民刺刀其妻而妻於受賂奪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孝掠以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以覆之云某人病風不語醫工未有驗狀憑何取證便坐杖刑况禁繫旬月豈不呼索飲食再効其事

須見本情周祖然之終真于法

王鏐匿名至遠憤姓

唐王鏐爲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遂令以授鏐鏐納之靴中先以他書雜之吏退鏐探取他書告之人謂其皆焚之矣旣而歸省所告異日以他事淫所告者禁繫核驗以譎其衆號稱神明云

唐李至遠典選疾令史受賂多所黜易吏亦斂手有王忠者被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奈緣所調者三萬人爲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扣頭伏罪

字素立傳至遠其孫也

希崇並付齊賢兩易

晉張希崇鎮邠州日有民爲郭氏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將死有適子已長郭氏諸親與義子私約以爲親子欲分其財而訟之數政不決希崇斷其訴斷曰父在已離母死不到雖稱假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官教之敢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

張丞相在中書有感里爭分不均又因入官訴於上前更十餘斷不伏齊賢曰此非臺省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一日坐中書堂召至問之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責狀結實因遣兩吏趣徙其家令甲乙合乙入甲舍貨具皆安堵如故文書則交易之訟者乃

上陳水記聞

王珣辨印丑誅檢籍

少師王珣知昭州日有告偽爲州印者疑久不決更持以印文不類及珣索景德已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伏蓋所以印文書乃景德時事固當索景德舊牘校之吏不知印文更時所以不決王珣所撰志

龍圖尹洙嘗知河南府伊陽縣有文幼孤而冒賀氏產者隣人證其非是而沒之官後隣人死女復訴且請所沒產父不能決洙問女年幾曰三十二乃檢咸平年籍二年賀氏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特安得有賀氏中女遂服見本傳

孫必豆比彈德裕樹入金

兵志孫權長子啓字高立爲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詞對不伏從者請挫之登不聽使求前所遺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唐李德裕鎮浙右日甘露寺主僧訴交待常住什物被前主隱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還相交割文籍在焉且其初父領分兩既明及交承之日乃不見金勣成服罪公疑其窮取用之所前主即曰居寺者前後空交分兩文書其時無金群衆以某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因流涕公乃以兜子召諸闍連僧咸使面壁不得相向以泥各令模金之狀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公怒即劾前數輩誣證之罪

梁適重詛幸豕惡淫

丞相梁適爲審刑院詳議官時梓州妖人白彥勸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詣讞皆以不見傷爲疑

適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今以詛呪其能免乎卒以重
辟論見于廷所禁志

鄭克評曰被鬼依鬼神作法詛呪是造孽蠱毒厭魅
之類也鞠得其實疑不見傷此蓋不知無法者當以
類舉之義耳欲決大獄須傳古義彼俗吏者豈足語
此

南齊袁彖為廬陵王諮議參軍王鎮荊州時南郡江陵
縣荀恂之弟均之其妻為僧口寺僧所淫夜入荀家
恂之殺之官司所檢恂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忍
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所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
啓刺史博議彖曰恂之胡之原心殊暴辨讞之日義京
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二子心亦同荷古人陷以
深刑實傷為善於是免死出用史袁湛傳彖其族孫也

曹駿坐事女孔議詈母

沈存中內翰云事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
以為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駿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
況於謀殺不當得坐其妻

宋孔深之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
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律子殺傷殺
父母遇赦猶梟首罵詈棄市會赦免刑補治 罵詈致

死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遺心仁者不入 且惡之况
乃人事故殺傷 詎法所不容罵之致 理無可着江

陵雖遇赦恩固梟首婦子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
意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奪

鄭克曰署之其死重於毆傷不以赦原於理為信妻
若從坐猶或了赦是實其罵棄市亦宜詔所以補議
之缺也

孫亮驗蜜杜亞疑酒

吳廢帝孫亮因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於職吏索
蜜黃門素怨職吏乃以鼠屎投其中啓言職吏不謹亮
即呼吏吏以蜜入亮曰既蓋而復油紙覆之無緣有
此黃印非乞求於你乎吏扣頭曰彼嘗貸席而臣不與
亮曰決矣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亮笑曰若鼠屎先
在其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乃枉之耳於是黃門服罪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陽日有富室父亡未久奉繼母不
以道因元日上母壽母復子觴子疑酒有毒覆之於地
地墻乃謂其母以醜殺人母曰天鑒在上何當厚誣撫
樽不伏既訴于齊公問曰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
也公曰尔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母乃分所鞠之蓋
子與婦同訊言皆伏法

傅隆議絕漢武明

宋文帝時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至死後遇赦王
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
議曰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
二代合之一體和雖創鉅痛深固無離祖之理故古人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父子
拒孫互相殘殺恐非先王明罰辜陶立法之旨也舊令

云殺人父母，徒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然云凡流徙者同籍，近親欲相隨，聽之。趙既流移，載爲子，何得不從？載行而桶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稱亦沉痛。沒齒祖孫之義，永不得絕。事理固然。出南史情死傳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見通典，不著本意。

戴爭異罰徐詰緣例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已不緝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著御湯，槩飲食舟舡，詠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共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詔刑部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出本傳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罪沒。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勅遣戮，是餘非此。途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減止徒坐，預會。

赦恩今乃却斷入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
由是籍沒者數百家

刑曹發財七丞免免議

沈有中內翰云邢州有盜賊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有一
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絕法給出嫁親女
刑曹駁曰某家父母死時其子尚在財產乃子物出嫁
女即姊妹不合有分

宋文帝時劫盜同籍暮親補兵餘杭人薄道舉為劫
從弟代公進生並大功親或以代公等母存為暮親而
謂子宜從母補代尚書左丞何承天議曰婦人有三從
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叔父已歿代公道亡並是從弟
不合補適乃以叔母為暮親而令二子適母既乖大功
不適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論其母子並宜見原出

禮史本傳

從事函首乖崖竅小頰

近代有因行簡回見其妻為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執
其婿誣以殺之入嚴訊之乃自誣伏案具郡守李諸從
事從事疑之請緩其獄乃令封內作作行人徧供近與
人家安晉墓冢多少去處一一面詰之有一人曰某近
於豪家與事只言死却姪子五更時於壁頭昇過凶器
輕似無物見墜某處及發之但獲一丸人首即將對屍
令其夫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姪子
函首罪之以屍易此自豪家婦私蓄之豪民棄市

附註 下堂

張尚書和江寧有僧陳牒出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罰

理院勤殺人賊亦深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
對曰七年又曰何故額有巾痕卽首伏乃一民與僧同
行道中殺之以共祠部自剃爲僧李旼所撰忠定詔錄

無名破冢行成叱噓

唐太后賜太平公主鈿器金寶歲餘失之右聞之怒督
洛州長史而下捕盜甚急吏卒游徼計無所出道逢胡
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白尉曰得盜矣尉問之無
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尉問吏卒何得誣辱無名曰君無
恠也吾歷官所在擒姦墮伏有名比輩聞之故見誣庶
解圍耳遂請見長吏使聞于朝期以旬餘獲之天后許
之無名戒吏卒於東北門祠祭有胡人十餘輩衣衰經
出赴北邙卽踵以報果見諸胡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

哀旣瘞奠又相視冢旁而笑無名乃使擒之而發其冢
剖棺視之寶器在焉天后問故因對曰臣到都日正見
此胡出焉便知定盜但未知葬處耳清明拜掃計須出
城遂蹤跡尋之哭而不哀者所葬葬人也巡察而笑者
喜物無傷也天公稱善過狹二等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
行人驢一頭并褰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見之
叱曰彼賊住賊卽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
急而干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
收下獄有頃吳王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王曾驗稅司亦工書

丞相王曾小時謁郡僚有爭田者封畛既泯質劑且亡

未能斷決會謂驗其稅籍曲直可判郡將從之其人乃

漢時沛郡有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

一女不賢其父病因呼族人為遺書分悉以財屬女但

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既而訟

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皆

復貪鄙畏害其兒且悍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

斷決限年一五七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

以仲理其不慮安遠如是乃悉奪財以還子此風俗通

韋臯劾財趙和贖產

唐韋臯鎮劍南日有逆旅停止六賈因病亡配之隱友

其財公知之又有北客蘇延商販於蜀得病而卒以報

於公公使驗其簿籍已被店主易置公乃尋究經過密

勸於里屬詞多不同遂劾於同店者立承隱欺數千貫

與吏二十餘人分張悉命赴法由是劍南無橫死之客

唐咸運初德和為江陰令有楚之洪陰二農比莊其東

隣以莊券所西隣錢百萬縮明年先納八千婚期來口

以殘券贖券恃契不徵領約明日賫餘緡至而西隣不

認既無保證又無文籍訴于州縣皆不能直乃越江面

南詣于江陰和口縣志甚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隣

泣曰此不得理無由自伸和乃思策一日召捕盜吏數

輩齊牒至唯陰云有寇江者察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

者在京處居名姓形狀俱以西隣指之請和送至此先

是隣州條未准持刀欲以無得藏匿既至和責之曰何

爲寇江四流曰田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多金寶錦綵
非農家所宜有故宜自辨以辨之囚意稍開乃言猶若
千斛莊人某人相納紉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緡
東隣贖契者扣乃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譯東隣所贖
八千緡遂引該隣令其偶證於是赅往本土檢付契書
卒寘之法

柳設榜牒陳具飲

周柳慶字珽與六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人
被囚者眾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
我等共劫胡家伴侶混雜終恐泄露公欲首伏恐不免
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召二
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獲黨與甚衆

吳志陳表字文興以父死射場求用爲將時有盜官物
者數人唯收施明拷掠後死無詞射尉以屏聞孫權以
衣得士交心詔以明付衣表乃去其桎梏飲食沐浴之
以誘其歡心明乃首服具列支黨權悅之欲全其名表
釋明而戮其黨明後變行致位爲將軍

朱誥賊民孔察代之益

朱壽昌中散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賊其里民
使出就吏獄具壽昌身之因引囚屏處訊之囚對如初
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汝
其女汝家有之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
女爲婢持十萬爲備首而嫁其女於他人汝將奈何囚
泣下始以實告子良付法曹肇所撰志

後魏司馬悅為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齋錢五千死於道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疑懼楚掠自誣悅疑之乃引七奴兄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恐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詰之具伏賊訊也司馬楚博載張為搜鞍濟美功

唐張鷟字之成為河陽尉尉有客驢韞斷并鞍矢之捕急盜子夜於驢出而藏其鞍尉遂令客勿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鰓飼熟乃令搜其家於堽下得之人服其罪

唐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慮銀十錠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乃盜而沉於泊舟之所舟衣發至鎮所點閱不得遂執舟人而訴之公曰載人盜物大畧皆然乃問曰昨者宿何所曰云此百里溝中即令武士同往彼處江水中鈎之果得僊銀在其中封署不動舟人服罪

承天議射廷尉詎獵

承天劉毅鎮姑熟嘗出行而鄱陵縣吏陳滿射鳥誤中直帥雖不傷鳥法棄市仁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漢時有驚又帝馬者張釋之劾以犯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象與之重加以異罰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罰之可也舊出兩史本傳

棠陰比事後序

獄重事也獄而有疑則元事之重君子所宜盡心焉今之居是官者其未能盡是心乎吾表兄桂夢協讀書不讀律而每有哀憐無辜之心尉滿參選特注司寇參軍而歸人問之則曰此言忘也待次五年則曰此吾所欲也因取古人之書有資於折獄者觀之其於和魯公之疑獄集鄭公克之折獄龜鑑則又攷之精翫之熟事之類者不期而合韻之協者不期而比屬辭七十有二言乎臨事之不苟而遇事明於無悔也處守伏而讀之以爲近世大夫鈞元提要以資博識匾記者不知幾書類多無補此書一傳天下其無冤民乎則又從而思之竊謂鞭絲以出鐵擊皮以驗鹽發冢知盜漢金辨誣如此等事不見於古之盛時而見於後世豈古之風俗尚淳不俟乎測囚之法而後世如鬼如蜮不如是則不得其情邪觀夫子議獄緩死之言獨於中宗之象發之蓋惟天下之至誠可以動人悟物雖開金石感鬼神可也苟推吾是心聽之以五聲簡之以五辭不撓不屈志氣清明天威具嚴洋洋在上謂人情不可得吾不信也吾表兄其知之矣處幹辦浙東安撫司事表兄携此書見示未幾赴官金陵道出心上慮歸此書因題于後以代送行序云嘉定辛未良月之望張燠識

擬書評淮東於張舉第六項事目

照得史滄筭一行人前後供青所是施提鹽出入變化詭
秘多端已可槩見若更僞吏之尊違箠楚之便鑿空傳
會以自陷於鑄皮出羽之列深恐非

盛世之所樂聞亦下僚之所不敢兼其自承準推轡前件
事頭連月為之食不下咽寢不寧席痛念施提鹽身為儒
者職號王人出納攸司紀綱一道自宜多識前言往行以
展盡是國裕民之計亦何忍遽以儻來適去動其心卒墮
於一不戒而萬有餘喪之地因思古者山澤有禁本非與
民競利乃是防其私殄以護養元氣生萬物各得由道秦
漢以來摘山煮海禁防益密利盡竭而民物始覺不取
其主中間寧無企慕古昔之君第必觀之遠顧非叔季之
所能遽董然明取暗予每以自攘之意寓於典章條比之

外恭簡

國史周世宗時河北權鹽犯輒斃死

藝祖皇帝征河東還父老泣訴即聽以鹽課均于兩稅而
弛其禁

仁宗在御三司使有請復權鹽者張文定聞之亟奏前事
仁宗既許報罷公力乞以詔矜示

上因命方平密撰詔書

詔下之日河北父老相率拜以懽聲如雷以為佛老會以報
上恩者七日鑾諸枕琰麻苴弗繁他日興利之臣有觀其
旁者心媿縮噤莫敢逞 工鉅儒相與扶翊此意堅若
金石如程之簡不許以鹽餉等撻併而歸一以沒其名元

章箇不肯以海澨私販不問多寡悉從徒坐以至熙豐大臣謀利之心多於爲民鹽法太峻蘇文忠力挽不回輒形篇詠卒遭遠戔件法成卒幾不免於死填牢戶亦所甘心此皆厚下安宅之義奮激由之不能自禁布在方冊炳炳如丹施提鹽非癡非聾得獨不聞知大抵掎刻商賈非困商賈卽是困民蓋商賈貴買貴賣使民例食貴鹽深山窮谷且將有三月食無之歎其也如籍沒吏商而意圖掩有條築城壁而不免虛破不知何忍面爲此欺何安而受此名昔曰文簡判大理有旨以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文簡獨引鍾離委珠之事而不受唐質蕭倅長沙郡官拘巨賈私匿珠貨輕估分售

仁宗預知決不肯買之人唯唐介施如知如此則所籍吏商之物若將浼我何至垂涎詩人美韓奕詩於去章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全當

國家閒暇而建金湯不按之基亦哲夫事也劉晏造航倍給其費詎私用無窮官物乃堅營奮錘方殷而供犒賞不時之需亦激勸法也施如知如此則所支錢物之數自應以實何至爲增可謂不知自重自愛以玉抵鵲清議弗容曰簡隨至茲焉旣經結證行卽奏

裁死者襁奪官資生者填贓貨當是時清白不傳脫使中書之考二十四胡椒之貲八百斛亦不足爲孝子慈孫憑藉之計以實貨資谷將誰執某與施非親非故不特生平夫嘗與之嚙盃酒接殷勤且復無牖間半面之關每乘燭夜半及要案頗爲之撫几太息者非爲施氏地也爲也

道計耳東漢之君有以梟鏡之事誌巨諱者譚曰臣未嘗
聞此位乃慈烏反哺漢君每四稱嘆以爲禽鳥尚爲之諱
況人乎我先正忠憲悼公有曰方今

聖明在上雖草木昆蟲猶將使之各得其所況小大之臣
第懷九德成事之念何心錮之盛世乎是知古者大臣或
坐不廉姑曰簞盞不飾猶未斥然正以呼之者所以養廉
耻重國體廉耻道喪則四維不張賈生所謂主上最病者
在此嘗攷簞簞二器飾以雕龜龜之爲物屏息善咽而無
觀我朵頤之凶此又古人假物以愧不廉者之微意或者
不是之察以爲貪墨之吏祇合付之廷後惡文殊不思刑
不上大夫在禮果何謂如以法而已矣正恐六者可殺小
者可論范文正所謂手滑范忠宣所謂此路荆棘已七十
年者不得不爲搢紳慮施雖已死九京可作使其目云瞑
可也孔子作春秋善善惡惡公於權衡其書震震伯之廟
左氏以爲於是展以有隱隱杜征南從而釋之曰隱惡非
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效
以感動之彈子謂陌甫歸即殂詎非天禍是則人非鬼責
父徧一身可不痛哉可不戒哉某學自孔氏洙泗講貫終
身可行不過曰恕吾夫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孟子贊
之亦特曰不爲己其真不忍不負所學而上負

天子故於此一條獨置吏諱不問而僭布區區砥礪辭樂
近而請士師爲其可以言惟

高明有以

風幸

卷之六



